鄒子説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城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為媵於他國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臏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

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說苑善說按梁稱王陳滅久矣篇內云云未詳

其故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梁王疑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名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

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龔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為有德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龔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主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新序卷二

又莊子

更嬴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可於此

請行和以自重也韓子內儲下

樂羊子之妻素有節義奉姑惟謹嘗有他舍雞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飡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刼其姑妻因操刃而出盜曰釋汝刃從我可全不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刃刎頸而死盜懸之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盜而賜婦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烈女傳　又烈女傳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其事不同未知即一人否見類函賢婦人下

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搔瓜者得毋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自宋就始 新序卷四　此疑漢事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内其美人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韓

史韓世家節文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晉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

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悼公之十年獻子老尋卒
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宣子名起晉頃公十二年宣子
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定公十五年宣子
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
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
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
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
子二年代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

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以上史韓世家

列侯

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史魏世家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遊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因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

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

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嫈聞人有刺殺韓相者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

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妾其柰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史刺客傳　國策此文較簡　博物志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為之貫日

韓非子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琴操　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劒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劒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僊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見君對妾

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齒盡政若耳曷為泣
乎即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聲欲報仇而
為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
年復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
召政政内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
是左手持衣右手持刀以刺王殺之知當及母即自
犁剥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政市懸金其
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

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仇知當及毋
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抱政尸
而哭絶行脈而死　太平御覽引韋合聶政豫讓高
漸離等事爲一附會明矣
繹史　史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俠累
即傀也剌客傳作哀侯者誤以後有韓嚴弑哀侯事
嚴遂韓嚴兩名相亂故舛
九年秦拔我宜陽取六邑

昭侯一作昭釐侯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年宋取我黃池

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

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侵以上俱史

韓世家

淮南子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

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

然也（韓子內儲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韓哀侯之子）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臧近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

絶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史韓世家）

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史韓世家）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大息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為德（韓子外儲右）

史韓世家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孫秦也不如出兵以到國策作勁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

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令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而悔寡人斷講矣國策作秦事在秦昭襄王九年韓襄王之十四年也

就渠渠成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併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河渠書

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 史韓世家

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 史韓世家

王安

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

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頴川郡韓遂亡 以上史韓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八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趙

史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

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之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

靈公靈公立十四年趙穿弒之詳左傳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成公子景公時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後朔子武復嗣趙氏詳晉事中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于晉曰晉國之政卒歸于趙韓魏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世本公

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甲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說苑尊賢新序韓詩外傳俱作晉平公事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史趙世家

韓詩卷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

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
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書君之過而日有
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
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厚葬之三年
之後與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
起而出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
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
人之唯唯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嘿嘿而亡武

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之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泣也（新序 卷一）

趙簡子問于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邉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趙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呂覽驕恣又說苑君道鸞徼作欒激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韓子外儲右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虎虎一作唐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而會獨

在簡子後不同時作簡子謂陽虎語者近是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節姦而試之逐于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子曰陽子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子興主之强幾至於霸韓子外儲左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黙往覿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黙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

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

今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謂代及智氏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以上又見風俗通卷一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

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說苑善說）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遬獘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猶君不能耳何獘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

以爲飲器淮南子道應　又說苑建本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張華曰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上氣成樓閣　史趙世家

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才而求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求事襄子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凡吾所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

又序意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為驂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

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乃可適乃退而自殺

又不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飢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謂國士

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何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列子黃帝）

地志　山西和順縣有鹿苑相傳趙襄子養鹿處又有趙王臺狀如伏虎即襄子避暑地

趙襄子踰句注山（在今雁門）破戎（杜氏通典）

之所以後也韓子喻老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我誠邦士也夫已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也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卷六

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